

纪念烈士,砥砺前行我们坚定前行

□张 为

在今年9月30日第四个烈士纪念日到来前夕,广西灌阳县在该县新圩镇和睦村的酒海井中打捞出20多例遗骸,初步确认属于1934年在此牺牲的红军烈士。24日,各界人士为这些83年前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举行了庄重的安葬仪式。这样做不仅是让烈士入土为安,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先烈们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提醒我们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如今和平幸福的生活,并砥砺前行克服前行路上的险阻难关。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2000多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经过千年

积淀的优秀文化,以及2000多年中那些不断涌现的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英雄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绝,中华文明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断,这些英雄们的信念和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故事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人有用的人,启迪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些英雄为中华文明不断增添新的优秀内容,内涵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同时也在催生、塑造更多的英雄。近代以来,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数以千万计的英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新中国建立后,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

雄烈士,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有了如今幸福安定的生活。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今天的我们更加需要缅怀烈士,学习传承他们的精神,如此才能克服困难、磨练斗志,走好、踏实每一步,让国家变得更美好,人民生活变得更加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进一步。

对烈士的态度,最能检验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设立烈士纪念日,在国家层面上高规格纪念烈士,表达的既是国家立场,也是人民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这对人们是一种明确的价值导向。以法律的形式把烈士纪念日确定下来,人民就有了纪念烈士的平台,国家就有了缅怀先烈的依托,烈士遗志传承,烈士精

神传播就有了依靠。纪念烈士,回望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奠烈士不是为了记住仇恨,更不是重现痛苦,当然也不是单纯地表达感情,而是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传承,价值观的传递,对于培育后人的正确价值观,激励后人不懈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触摸国家的沧桑历史,不是我们想要记住什么,而是我们有责任必须记住什么。学习“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英烈精神,唤醒我们对往昔艰辛岁月的回忆,才能让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激发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汇集更强大的民族复兴力量。

(作者单位为天津预备役师)

据外媒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已于近日就新反恐法案展开讨论,该法案若通过,将取代已持续近两年的“紧急状态”,成为法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新举措。

自2015年初《查理周刊》袭击事件发生以来,法国政府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实施了具有临时性质的“紧急状态”,并已连续延长6次。而新反恐法案中包括了软禁可疑人员、扩大调查乘客资料范围等内容,可以说,新反恐法案并非是对“紧急状态”措施的全盘否定与抛弃,而是将现行的部分临时性措施予以常态化,进而夯实应对恐怖主义的法律基础,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该法案在法国国内受到了很多争议。

法新反恐法案 能否奏效待观察

□季 澄

法国新一届政府之所以加速推进反恐法案的出台,法国国内严峻的反恐形势是最大的牵引因素。从2015年末至今,在欧洲发生的三起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有两起发生在法国,法国无疑成为欧洲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对此,法国政府试图从立法层面筑牢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防波堤”。

另一方面,马克龙政府有意借反恐议题,对法国的内政与外交事务实施有效串联,实现两者间的协调发展。内政方面,在总统的领导下,成立国家反恐中心,统合优化国内反恐资源,以便及时高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同时,马克龙政府还高度重视反恐领域的人力资源优化问题,对上届政府实施的“哨兵行动”计划做出调整,在确保总人数不变的前提下使行动变得更加机动与灵活;外交方面,马克龙将打击“伊斯兰国”视为法国外交优先事项,力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现和平与稳定,并一改之前将推翻阿萨德政权作为反恐先决条件的做法。

针对反恐法案出台后的前景及效果,法国国内产生了较大分歧。现任内阁成员无疑是法案的坚定拥护者与支持者。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科隆表示,在恐怖主义威胁持续高企的背景下,2017年以来,法国已挫败9起恐怖袭击阴谋;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内也表示,马克龙就任总统后,法国的反恐机制建设已初见成效。

然而,对于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担忧仍普遍存在。法国极左阵线“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对新法案提出质疑,指责其侵害个人自由;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则批评该法案的消极防御属性,认为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滋生的问题。此外,以法国全国人权咨询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也担忧法案的出台意味着公民自由的倒退。

因此,鉴于恐怖主义产生的复杂性,以及法律手段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上的局限性,法国面临的严峻反恐形势短期内仍难有改观。此外,也不排除新反恐法案引发法国新一轮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安倍政治”才是日本最大“国难”

□黄 刚

25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在28日临时国会开幕时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目前面临着许多国内外难题,将此次解散众议院定性为“突破国难的解散”。

但日本共同社的舆论调查结果则显示,高达64%的受访者反对在当前时期解散众议院。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安倍此举名为“突破国难”,实为“突破执政危机”,其之所以急于解散众议院并提前举行大选,目的在于抓住内阁支持率在改组后有所回升、在野党实力薄弱且准备不足、以小池百合子为首的新兴政治势力尚未真正形成气候的有利时机,通过“突然袭击”强行为其执政地位“续命”。同时,安倍选择在临时国会开幕伊始就解

散众议院,也有避开国会质询、防止在野党就此持续发酵的“安倍办学丑闻”进行穷追猛打的考虑。因此,日本国内有批评人士认为,安倍解散众议院“毫无大义”,只是为了其本人的“权力私心”。

虽然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安倍领导的执政联盟胜算较大,但此次大选仍会给未来的日本政局增添变数。

一方面,日本民众对安倍本人及自民党政权的不信任感可能进一步加剧。首先,安倍将“突破国难”作为解散众议院的理由本来就很牵强附会。其次,安倍在8月3日通过改组内阁建立的所谓“工作能手内阁”上任才仅仅一个多月,从未进行过国会答辩就变成了“看守内阁”,这明显是在欺骗舆论和民众。第三,安倍刻

意逃避国会质询既有违宪之嫌,也有违道义。因此,日本国内舆论毫不客气地批评称,“即使自民党(在大选中)胜出,(民众)对安倍首相的信任度也不会提高”。

另一方面,安倍的修宪大计可能受挫。当前,以安倍为首的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已经跨过了修宪门槛。不过,安倍也深知自己的修宪企图不得民心,只能从长计议,所以在宣布解散众议院的记者会上只字不提修宪一事。虽然安倍领导的执政联盟要在大赛中获胜并保住执政地位可能并不难,但也很可能丢失一些选票和议席。因此,安倍本人也只敢把获得众议院过半数议席定为胜败标准。所以,修宪势力在大选之后未必还能继续跨

事实上,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自2012年夺回政权以来,取得了众参两院选举“四连胜”,在日本政坛成功构建起自民党“一党独大”、安倍“一强独大”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所谓的“安倍政治”变成了一种服务于安倍个人政治目标的强权政治,最突出表现为无视民意、架空宪法、大举推动“修宪强军”。

因此,尽管安倍是打着“突破国难”的旗号解散众议院并提前举行大选,但讽刺的是,有日本网民指责安倍“你就是国难”。正如东京大学教授本田由纪所言,日本的“国难”就是安倍执政这五年跑题政策的结果。恐怕将日本日渐引入歧途的“安倍政治”,才是日本所面临的最大的“国难”。

(作者单位为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

巴政府接管加沙 内部矛盾仍未解

□钮 松

巴勒斯坦政府发言人日前宣布,巴政府将于下周开始接管加沙,而哈马斯也废除了其加沙“行政委员会”。这对于巴勒斯坦最为重要的两大力量法塔赫与哈马斯而言,将是在双方关系几乎停滞十年后,迈向实质性突破的“破冰”之举。

回顾历史,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关系可谓“爱恨交织”。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文名首字母的缩写,于1959年10月在科威特成立,1965年开展了首次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随后其武装不断壮大,该组织一直是巴解组织的中坚力量。法塔赫早期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设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国家,消灭以色列是其夙愿。

第五次中东战争以后,法塔赫逐渐走向温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法塔赫走上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之路。

哈马斯是“伊斯兰抵抗运动”阿拉伯文名首字母的缩写,于1987年12月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加沙成立,是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直接产物,其建国与消灭以色列等主张与法塔赫早期的主张类似,但在宗教上则与法塔赫的世俗主义有所不同。2007年迄今,哈马斯与法塔赫分道扬镳,独占加沙并与西岸的法塔赫分庭抗礼。

此次哈马斯同意巴政府接管加沙,主要是出于内忧外困的考量,而经济因素贯穿其中。首先,多重封锁下的加沙民不聊生,哈马斯无力长期维持下去,

在很大程度上加沙已成为哈马斯的包袱。自哈马斯独占加沙以来,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的全面封锁,埃及也强化了其与加沙边界的管控。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但经济状况与民生条件急速恶化,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卫生医疗等方面尤为突出。尽管与埃及的“地道经济”对此有所缓解,但无法治本,塞西上台后更是加强了对“地道经济”的打击,使加沙经济更为艰难。

其次,卡塔尔危机使哈马斯从卡塔尔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和经济援助失去保障。沙特阵营以“支恐”“亲伊朗”为由对卡塔尔强力施压,卡塔尔不得不在沙特阵营与哈马斯之间权衡轻重。卡塔尔是加沙最大的外援国,哈马斯很难承受卡塔尔危机

所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

最后,法塔赫方面联合以色列通过和平手段对其施压。法塔赫一方面以减薪来促使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的雇员对哈马斯采取不合作态度,一方面呼吁以色列大幅减少对加沙的电力供应,这对于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可谓“雪上加霜”。

实际上,对于哈马斯而言,目前的选择可谓“金蝉脱壳”,既可以将加沙的经济与民生包袱扔给法塔赫,又可以通过参加立法会选举图谋拓展其影响力至西岸。即便巴政府可以顺利接管加沙,法塔赫与哈马斯未来在加沙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